

0809

陸東斯文史資料

第十四輯



佳木斯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佳木斯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1年10月

责任编辑：孙景华
编　　辑：国　勋
装帧设计：冀　人

内 部 发 行
佳木斯文史资料（14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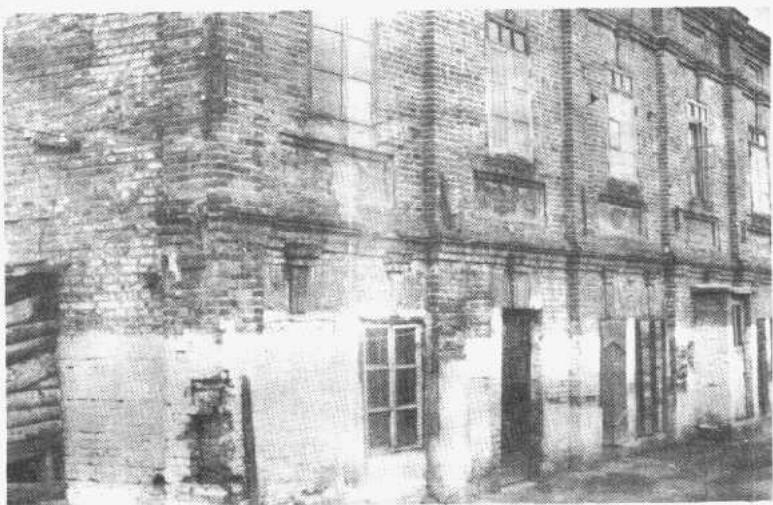
出版单位：政协佳木斯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承印单位：佳木斯师专印刷厂

出版日期：1991年12月15日

开本：32 字数：14.5万 印张：7 插页：2

黑新出图（1991）531号　　工本费：2.50元



佳木斯华芳照相馆旧址

曹栋轩 供稿



桦南县图书馆现址

苏来 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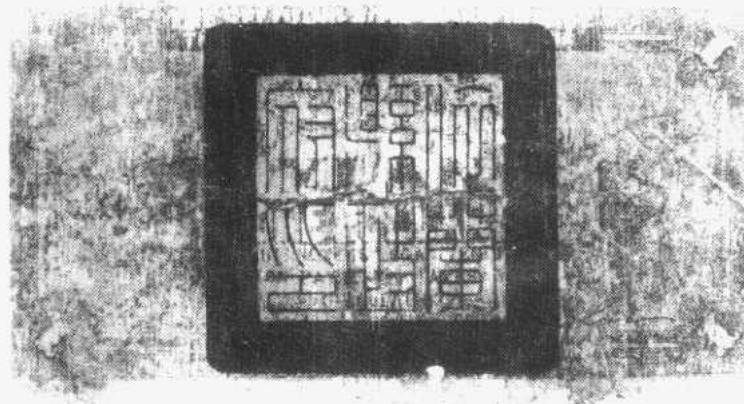
桦南县民革委员 苏来
(一九四八年摄于台湾)



佳木斯基督教会 董大为摄



佳木斯政协原副主席、电业局高级总工程师孙维宝



抗日战争时期李杜将军发行的依兰金融券
(上图为正面、下图为背面) 罗贵绪 藏

前　　言

这本选辑是建国前文史资料的拾遗，可看作是对已经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的补充。

选辑共辑录了19篇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发生的事件及人物命运的变化。《两段人生，两样心情》，翔实地记叙了原政协佳木斯市委员会副主席、佳木斯电业局总工程师孙维宝一生的坎坷经历。这在世界政局多变，风云诡谲的今天，对于我们坚定走社会主义的信念是极具价值的。和此篇内容相近的还有《一生坎坷到秋红》、《人类对于地球是渺小的》等篇章。

对原抗联11军军长祁致中的事迹，以前我们虽有涉猎，但显得简单，相对比较，《抗日将领祁致中》一文无疑要充实，详细得多。还有反映苏军解放佳木斯、佳木斯伪军起义等篇章，从内容上看，亦属鲜见。

名震三江的李杜将军，对于历史工作者并不陌生，但很少知道他发行过金融券。本辑收录了反映李杜将军这一爱国壮举的文章，并有幸获得了金融券的照拍图片，实为可贵。在此，向提供图片的同志表示深深的谢意。

对于建国前的文史资料征集，到本辑暂告一段落。文史资料征撰工作将转入建国后。这种工作摆布的位移，并不意味着建国前文史资料已经征集殆尽，对于尚未被发现，处于湮没状态中的建国前文史资料，在适当时机，我们还将征集。万望各界同仁不吝“伯乐”之智，向我们荐举，当不胜感激。

编 者

1991年11月15日

目 录

前言	(1)
两段人生 两样心情	
——回忆我从事电力事业的不同经历	
孙维宝自述	于长波整理 (1)
抗日将领祁致中	李 艺 苏 来 (21)
三历劫难去苏联	单立志口述 那洁 张玉银整理 (37)
难忘的岁月	汉耀东口述 雷厉整理 (59)
佳木斯照相业史略	曹栋轩 黄 琦 (64)
抗联引我上征途	周淑玲口述 雷再润整理 (83)
人类对于地球是渺小的	
——记黑龙江农场总局农科院高级工程师沈尧烈	
.....	丁继松 (112)
苏军解放佳木斯区域断记	刘小的 (124)
回忆东北国民支队琐记	韩 克 (138)
佳木斯宗教概况	董大为 (143)
最后的七天	
——佳木斯伪军起义纪实	
.....	刘凤权 (155)
一生坎坷到秋红	
——记全国七届人大代表高级工程师回健人	
.....	郭 力 (170)

坎坷难移爱国志

——记民革成员 桦南县政协常委苏来

..... 于济川 (183)

李杜将军发行抗日货币——依兰金融救济券

..... 李润杰 (197)

清政爱民的王道台 马 戎 (202)

忆抗日时期几件事 王会范口述 李连生整理 (207)

永远盛开的金达莱 袁立升 (213)

桦南县图书馆兴盛记 李 艺 苏 来 (221)

“忠魂碑”被炸目击记 刘兴明 (224)

两段人生 两样心情

——回忆我从事电力事业的不同经历

孙维宝自述 于长波整理

编者按：政协佳木斯市委员会原副主席孙维宝同志今年已有80周岁的高龄。他一生从事电力事业，经历日伪时期14年、国民党接收时期3年和东北解放后43年这样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解放前，他受尽了日本侵略者的歧视和奴役，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辱骂和欺骗，虽有较高的技术，却找不到用武之地，可谓报国无门。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信任和支持下，他的技术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为发展人民的电力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尝到了当家做主的甘甜。

1987年，在他77岁的时候，又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他的余热生辉注入了活力。前不久他的生平已被收入我省编辑出版的《黑龙江省当代名人录》。现在，他以一个老知识分子特有的质朴无华的感情回忆了自己的经历，情真意切，颇为感人。我们相信，他这样饱经沧桑电力，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兢兢业业献身于祖国电力建设事业的经历，对当代人和后来者会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人生的道路，往往会有曲折与坎坷。我就是在曲折、坎坷的道路上挣扎过来的。这不仅表现在我幼年时的不幸——

三岁丧母，父亲耳聋，在寒酸中挣扎求学，更使我万分苦恼的是，在我刚出校门从事电力工作的时候，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沦入了14年之久的被歧视、被奴役的生活。此后，又遭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侮辱和欺骗，这才迎来了东北解放和全国解放。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培养和教育下，使我懂得了人生的真谛，我的技术生命也焕发了青春。

今年是1990年，我刚好是80周岁。现在，我将我一生的经历分为两段进行回忆，38岁以前生活在旧社会，39岁以后生活在新中国。两相对照，真正是感慨万端。我自己琢磨出一副对联：

前半生，为吃饭而奔波，饱受奴役，备尝辛酸苦辣，
糊涂春秋熬日月；
后半世，为革命献力量，当家作主，踏遍青山绿水，
迎风挥汗送电能。

前半生辛酸求存

一、我的家世和少年时期

我于1910年旧历三月出生在辽宁省新民县城内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我父亲是清末光绪年间的县试秀才，后来双耳皆聋，只能做点抄写的事情，当了录士（缮写员）。二叔父在县警察学校毕业后进了旧军队，开往南方多年。三叔父读过孔孟之书，以后当过几年教员，后来不干了，在家耕种宅旁的菜园子。当时家里人口多，主要依靠祖遗的十数间半土半砖的老房屋维持生活。房子除自家居住以外，还有些出租的

收入，菜园子出产的部分蔬菜也可以贴补家用。在我记忆中，印象较深的是每年春节贴对联。我家的大门上总是用我父亲编写的“几亩薄田或种蔬菜或植树；数间老屋半成学校半居家”，横批是“勤俭持家”。这可能就是当时我们家庭生活的写实了。

在我刚刚三岁那年，按周岁计算也就是一周岁多点，我的母亲因病去世了，父亲也在生病，又加上着急上火，两个耳朵全聋了。当时我的身体十分虚弱，无人照看，眼看这小生命就有夭亡的危险。在这紧急关头，我的二婶母伸出了救命之手，将我接过去喂养成人。以后，按当地的习俗，我就算过继给二婶母了，对二婶母改称母亲。这以后，生活虽然困苦，二婶母对我却是很疼爱的。到我八岁时，我二叔父从南方回来了，并且带回一位“如夫人”，生有自己的子女。从此，我与二婶母就受到了二叔父和“如夫人”的冷眼、歧视和虐待。

二叔父从南方回来以后，在本县当上了警察大队长。他性情暴躁，对我们母子非打即骂，“如夫人”更是尖酸苛薄，说啥是啥。我在家里只有事事服从，有时多说一句话，一耳光子就把我打个嘴啃地，而且不许哭。这种严厉的“家教”使我养成了沉闷的性格，长大成人之后也是一身的书呆子气。

当时正处在军阀混战时期，东北军在两次“直（吴佩孚）奉（张作霖）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兵力、物力。官府里横征暴敛，摊派在老百姓头上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闹得民不聊生；又兼新民县一带连年遭受洪水灾害，良田变成了盐碱地，我家的菜园子也不能种了，生活越来越艰难。就在

这种情形下，我到了上学的年令。二婶母坚持要送我上学，“如夫人”却不同意，说是没钱供我读书，可是却在她亲生女儿身上太把大把地花钱。最后，经三叔父和亲属的帮助，我还是上学了。

在我读到初中二年级时，因家里不给出钱交学费，我被迫辍学。停学后，我决定到外面去一边赚钱一边学习，便求人介绍，到沈阳市于洪区马门子村小学当老师。这职业我干了不到半年，不但赚不到钱，而且根本没有学习的时间，只好撂下不干。我又搬到三姨家。三姨夫是开药店的，带卖大烟，经我再三恳求，同意让我当帮工，白吃白住，但是不发工钱。尽管如此，我在晚上还可以抽时间看书学习，多少也可以满足几分求知的欲望。一年之后，赶上东北军招兵，我去报名，被三叔父知道了，把我找回来骂了一顿。骂过之后，领着我去找一个远房的表兄，他叫李寿山，当时在奉天（现在沈阳市）电灯厂工作。李寿山留我先在他家温习一下功课，然后慢慢想办法借钱上学。时间不长，他领我找到他的一个亲戚，是张学良副官处的一名副处长，借来了100元现大洋，并推荐我去奉天电工高级专门学校学习。经过这么多的周折，我才在这几位好心人的资助下步入了高等学府的大门。可是因为在寒暑假时找不到合适的住处，我只好搬回二叔父家里。这一来，借到手的100元现大洋，我只用了20元，其余的都被二叔父以替我保管的名义要走了。

我的婚礼也是在二叔父家里办的。名义上是县公安大队长为儿子办婚事，大收财礼，但回想起来也够寒酸的。婚礼时给我们俩人各做了一件长袍，却都是按照二叔父和“如夫人”的身材量的尺寸。我的长袍穿在身上又肥又大，很不合

体。完婚后的第二天，这两件新婚礼服就被二叔父和“如夫人”要走了。

二、在沈阳电业局的日子

三年的高校生活转眼结束。1931年暑假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奉天电灯厂第一发电所工作。正当我暗自庆幸有了专业工作，可以用自己赚来的钱报答一下扶养我和资助我的几位恩人时，却又意想不到地遇上了“九·一八”事变，陷入了日本侵略者的严酷统治之下，给我本来就够昏暗的生活又罩上一层更黑的阴影。

为了吃饭活命，我在改称“满洲电业株式会社奉天支店”内有如服劳役一般地工作14年之久。日本人根本就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记得在我前期进所的一个工友，就因为多说了一句话，被日本人毒打一顿后砸了饭碗。我初到所里是当佃员，那是最下层的工作，上边还有雇员，再往上是职员。因为发电所是个要害部门，那些技术性强的工作，日本人根本就不让中国人接近，中国人在那里只能卖苦力。不久，日本侵略者从发电所里征走了很多日本人上前线参战，去对付风起云涌的东北人民抗日活动，剩下的日本人不够用了，这才不得不让中国人接触技术工作，但是，如果不会讲日语，日本人照样不用。为了生存，为了保住饭碗，我在学过初级日语的基础上，开始了艰难的日语自修，即使白天再累，晚上也要学一会儿。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考上了当时的二等翻译，并且当上了雇员。

从那以后，我接触的工作技术性就比较强了。1932—1934年，我在奉天电灯厂第一发电所做技术管理工作；1935—

1941年，我在“满洲电业奉天支店”和日本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做配电线路工程竣工的检查验收工作，沈阳市当时新增设的工程现场我都跑遍了；1942—1945年，我又到“满洲电业奉天养成所”担任内线和外线班的技术教员。这项工作是我很愿意做的，因为这是一所专门培养中国人的技工学校，高小毕业生入所学习一年，然后就可以分配到东北各电力部门工作。

我在这个“养成所”先后培养了三期学员，大约八百多人。当时这些学生负担很重，技术课本都是日文原版，难度很大；生活条件又很苦，每日三餐高粱米、咸菜、清水汤。名义上是有食宿收半费的优待，实际上受冻挨饿，经常吃不饱，而且管理也很严。日本人当舍监老师，经常晚间巡查，发现有外出买食物的就连打带罚，甚至蹲禁闭，住黑屋子。学生们怨声载道，忍无可忍，有的干脆就不想学了。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便经常趁日本入不在时鼓励学生们坚持学习。我对学生们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受外国人的统治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科学文化，技术落后，落得国家衰弱。我们要刻苦自强，争这一口气，争出个国家民族的出头之日！”这使很多学生增强了信心，完成了学业。在1945年秋，日本战败投降后，他们在东北电力系统中起到了独立开展工作的主力军作用。

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遭遇

从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直到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这三年多，沈阳市的生活秩序是混乱的。先是苏联红军进入沈阳，电业局的工作也还可以维持。不久，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也有一部分进驻沈阳市，并派军代表何纯勃同志进驻沈阳电业局。他首先对我们这些在伪满电业工作过的人表示深切的慰问和鼓励，接着就组织大家学唱革命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歌曲人人都会唱了。同时，他又积极筹建以老工人为主的产业工会，受到很多职工的积极拥护，我当时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1945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撤退。翌年春八路军逐步撤到哈尔滨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何纯勃军代表临别时对我们说：“请同志们安心，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此后是国民党接收大员们陆续飞到沈阳，接收各机关、企业，争夺胜利果实。这可就乱了套了

1946年3月13日，国民党进驻沈阳。沈阳电业局被国民党接管后，首先进行了一次大清洗，把原科级以上工作人员全部换上了他们带来的“自己人”。我当时是股级技术员，所以还能勉强维持工作。这些接收大员们对我们这些曾在“满洲电业”受尽日本人压迫的人员，不仅没有半点同情心，反而把我们诬蔑为“被奴化的人”，实在令人气愤，也损伤了很多人的爱国心。

他们对我们这些工程技术人员，一方面进行诬蔑、辱骂，另一方面还利用各种手段进行拉拢。记得是在1948年，我是外线股长，还有一个内线股长也是“满洲电业”留下来的，我俩一同遭遇了一次特别的经历，就是被两名中统特务找去填表、照相。但那是在被欺骗、被愚弄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我俩都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有一天，科长告诉我俩“上边来人找”，便把我俩带到一间房子里。进屋后，我们发现早已有俩人等在那里了。屋子布置得很特别。我们